

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出家

太子出家主意已決，但該如何去走呢？二十九年的前半生皆有侍從悉心安排，生活每一細節不用操心，世間憂苦皆摒諸宮外，宮內卻刻意打做成人間天堂，終日享樂，消磨人生意志，如何面對宮外陌生的世界？如何生活？如何認識這個世界？如何修道？如何解救萬民？誰可依怙？他感到徬徨。如果留在宮內，將順理成章成為國王，眾多大臣輔助，他定能統治好國家，繼而征服世界，推行仁政，天下太平，造福萬民，這不是每一個英雄豪傑夢寐以求之事嗎？為什麼要冒生命危險去追求渺茫的理想呢？可是，當他想起耕牛艱辛地犁田，呻吟淌淚的一幕，及小蟲小鳥被啄食時的掙扎，彷彿見到、聽到世間萬物哭訴著生命的苦況。縱使一統天下，施行仁政，亦只能解除萬民一時的苦楚，但能令他們長久離苦得樂嗎？能去除他們的生老病死嗎？尚有千千萬萬無央數蠢動含靈，六道眾生，能忍心不顧嗎？二十九年蹉跎歲月，人生已去了一半，難道仍只顧終日無聊享樂，虛度寶貴的人生嗎？前半生懦弱順從，枉費了精壯智慧的身軀，難道大好人生只為享樂嗎？未來的歲月還有多少光陰？倘若無常到來，豈不終生抱憾！

但也不應衝動地立即跑去出家，應該好好計劃，將所有事安頓好，不要讓人產生煩惱。首先衣服財產什麼身外物皆可放棄，這些都不重要，只有眾生的生老病死才值得關心，父王、妻妾生活無憂，物質上不用擔心，只是父王年紀開始老邁，正面對老病死的困擾，該趕快找出解脫之道，以盡孝心。此外，列強虎視眈眈，國人只知享樂，更被昇平盛世消磨意志，

已失去危機感，失去逆境求存的動力，亦使他不安，放不下。

一天，魔羅突然在他身後出現，要他放棄出家念頭，聲言可為他解脫生老病死苦。太子只見到耕牛呻吟的景象，搖搖頭。魔羅更答應將皇宮打造成人間天堂，宮裏各人如置身極樂世界，迦毘羅衛國將統領天下。太子腦海中卻是小蟲小鳥弱肉強食的血肉掙扎，不禁猛力搖頭。魔羅告訴太子修道者的人生四期：一、梵行期，即廿歲前的學習期。二、家住期，即五十歲前的結婚生子，孝養父母師長、濟貧等。三、林棲期，離家到森林居住修行，單身或讓妻子陪伴。四、遊行期，托鉢乞食遊行，讓佈施者得功德。這刻太子該是家住期，應盡份生活，待年長時才出家修道。突然外面傳來喜訊，妻子耶輸陀羅剛誕下麟兒，羣臣宮女抱著幼嬰進來，不斷道喜，並要求太子為嬰兒取名，太子望著繖襪中的幼嬰，正默默凝望著他，新生命該如何照顧？如何栽培？如何使他名揚天下，創造新天地？為人父者，該責無旁貸。可是，四城出遊的景象在他腦海映現，年輕的出家修道者裹著潔白的布衣，正優雅地對著他微笑。太子不假思索地對眾人道：「就取名羅睺羅吧，即障道之意。」

既然立意出家，還顧慮什麼，等待什麼？再這樣下去，恐怕出不成家呢，兒子羅睺羅將來長大亦可繼承王位，當更無掛慮。當天晚上，太子喚醒侍從車匿，吩咐備馬在城外等候，自己在宮內作最後的環顧。這晚宮庭特別寧靜，微弱的燈光格外柔和，妻子耶輸陀羅環抱著幼兒羅睺羅熟睡，嘴角泛著笑意，溫馨甜蜜，

妻兒輪廓清晰，五官端正，比平常漂亮可人。太子貪戀地凝視，這刻一別，恐怕再無機會再睹此景象。過去種種，妻子對自己克盡婦道，任勞任怨，可自己卻冷漠不仁，心不在焉，這生實有虧欠，按理應留在宮內，有所補償，盡己之責。父王雖在別室熟睡，卻不敢作臨別窺探，恐怕驚醒父王，不許離去。太子走出大殿，但見眾宮女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，歡樂喜慶歌舞後，各人疲累不堪，衣冠不整，手腳橫伸，口淌涎沫，來不及整理及回寢室，倒頭便睡，平日端莊儒雅之姿不再，沒想到美貌背後竟如此不堪，真不敢想像從前如何與之相處。太子再無留戀，急步走出宮外，車匿惺忪地拉著愛馬犍陟等候，賴著不動，以懇求的目光望著太子。太子一躍上馬，踰城而出，車匿只有不情願地跟著後面，走到河邊，太子下馬稍息，盤算著不可知的未來，茫茫前路，不知何去何從。

來到河邊，太子稍作休息，車匿盡最後的努力規勸太子改變初衷，又恐折回宮內受到大王重罰。犍陟低聲嘶鳴，露出極端傷心的樣子。太子輕撫多年相伴的愛馬，雖然捨不得，但為了作永遠的救贖，他必須暫時放下，割愛辭親，此刻一別，再無會面之期，自知虧欠極多，不知何時能夠回報。犍陟彷彿明白形勢，不斷悲啾。平日駿朗的馬匹，霎時變得忸怩猥瑣，車匿徬徨不知所措，忍不住跪下苦勸太子回宮。太子強忍悲痛，除下頭上寶冠，拿出剪刀將髮剪去，一起交予車匿回去覆命，以示決心。車匿只有傷痛地拖著犍陟回宮覆命，可憐

犍陟亦於不久傷痛而歿。太子告別了前半生的皇宮享樂生涯，踏進苦行的森林，開展極端的下半生。

不捨眾生 那羅

茫茫苦海
你就這樣離去
讓眾生沉溺
無視掙扎呻吟
啊！請說不，說不

撒手塵寰
你就這樣離去
讓親眷無依
無視傷痛徬徨
啊！請說不，說不

眾生眾生 無量眾生
親眷親眷 無量親眷
死生生死 輪迴呼號
顛倒顛倒 造業受報
忍受無端苦楚

不捨眾生
共生死，共泅泳
迷失於長河中
融自我於眾生中
最後 自我亦消失於眾生中